

劉香成——用鏡頭治療歷史健忘症

每次翻閱《中國，一個國家

的肖像》(China, Portrait of a Country) 都很沉重，不僅因為它收錄了八十八名攝影師的作品，厚達四百二十三頁，更多的是數百幅照片呈現中國六十年來一幕幕歷史場景，叫人沉重得透不過氣來。書的封底印着紅色英文字句「Unforgotten past is a guide for the future」(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)，不經意透露出著名攝影師劉香成花了四年半編書的深意。

「每當聽到中國人侃侃而談五千年輝煌歷史時，心想這正是自信不足的表现，先抬出五千年將你壓住，可他們連剛經歷的六十年也講不清楚啊！」劉香成以「斷代」來形容六十年中國現代史，批評中國人彷彿都患了集體健忘症，反右、大躍進、大饑荒、文革、六四……這些陰暗的歷史片斷，都被硬生生切下擱置一旁，不敢去碰，只是不斷強調穩定和諧。

顛年青年人重新認識歷史

新中國一甲子的歷史，後三十年改革開放是官方強調的主旋律，可是在劉香成眼中，略過前三十年，就很難瞭解中國人求發展的迫切心態、年青人的盲動和急躁。「中國的憤青們」會兒與美國人爭吵，一會兒又將矛頭指向法國人、日本人，「會兒窩裏鬥……對外國的種種批評，總是感到憤憤不平。」

劉香成認為，要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，不能光喊口號，最實際的行動莫過於重新認識歷史，他勸喻年

「有一名美國女記者到廣東東莞一個博物館瞭解當地發展時，赫然發現介紹中國發展時，竟然沒有提到毛澤東。他們不知如何落墨，索性就不提了。」劉香成希望藉着這些照片，接上那些歷史的斷層，治療中國人的健忘症。

近年劉香成在各地頻密舉行攝影展，但遭遇卻有天淵之別。幾年前，有西方組織在北京召開一個環保論壇，邀請劉香成向與會者放映中國發展的照片，突然有一位來自內蒙古的幹部站起來破口大罵，質問放映這些負面的照片丟盡中國人的顏面。可是，當劉香成在英國一間博物館放映同一組圖片時，在座的中國留學生卻感動得哭了起來，感謝劉香成告知他們歷史的真相。



【圖一】劉香成在1989年六四時，拍下了搶救死傷者的現場。



【圖二】1976年毛澤東追悼會上，紅色攝影師杜修賢拍攝的照片，可以看到四人幫成員王洪文、張春橋、江青（上圖左三、四、五），新華社發的照片卻遭塗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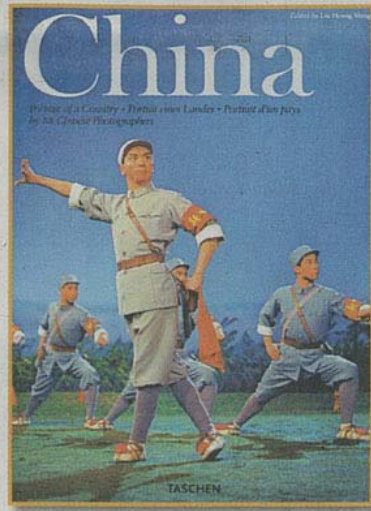
青人對中國的歷史多點認識，才能全面看問題。「親歷反右、文革的老一代，不會主動談及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去，甚至刻意去遺忘；年青一代也不主動去瞭解歷史，造成了目前中國人的集體健忘症。遠的不說，二十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，許多年青人對此就是一片空白。去年奧運前夕，北京《新京報》一名年青記者採訪我，在網上搜索我的圖片時，由於對六四一無所知，誤將一幅我當年拍攝的搶救傷者圖片刊登出來，闖下政治大禍。」

【圖一】文革十年浩劫，對中國人來說則更遙遠了。「如果你向新華社索取一張文革照片，要得到新華社社長這一部級官員的親筆簽署，成功機會微乎其微。」對於已故作家巴金生前建立文革紀念館的遺願，劉香成十分贊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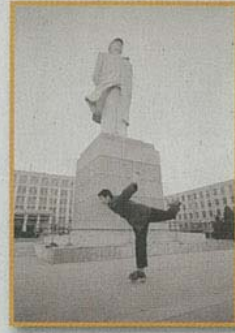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，天安門廣場舉行一場百萬民眾參加的追悼會，站在毛澤東欽定接班人華國鋒右邊的依次是王洪文、張春橋、江青三位四人幫成員，新華社後來發的照片，這三人卻人間蒸發了，突兀地留下了大片空白。為了還完歷史真相，劉香成在書中特意將兩張照片都刊登了出來。【圖二】

《中國，一個國家的肖像》

中文版流產的遺憾



《中國，一個國家的肖像》封面



《中國，一個國家的肖像》封底

《中國，一個國家的肖像》目前有英、法、德合成版；意大利文版；西班牙文版；葡萄牙文版……。劉香成最大的心願，是簡體中文版獲准面世。

書中收錄了四張六四照片，其中三張照片是劉香成的作品，這一「污點」是中文版難產最主要原因。「在六十年的歷史長流中，沒有人會說六四事件比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三年自然災害，或導致中國大倒退的十年文革更重要。在上千張照片中，我僅收錄了四張，並沒有用過多的篇幅將它誇大。我只是當為一件歷史事實去處理。」

劉香成強調，不會為了出簡體中文版，而刪除六四的圖片。「我知道有朝一日，一定會有中文版的，

雖然不知道這一天什麼時候到來。幸好這本書在全世界都出版了，也有很多內地的朋友千里迢迢從海外訂了回去。」

遠在二〇〇一年，當中國申奧成功時，劉香成就開始構思以圖片向世界展示六十年來中國的完整故事。他開始尋找這些見證時代的紅色攝影師時，其中包括周恩來專職攝影師杜修賢、毛澤東私人攝影師侯波，他們都年邁了，初時的對這位不速之客懷有很大戒心，費盡唇舌後，收藏在鞋盒內的很多珍貴歷史照片終於被搶救出來。

書成正是奧運舉辦前夕，全世界目光聚焦中國時，可惜已有三位攝影師與世長辭了。

貧窮背景下瞭解中國

「今天中國人的尾巴翹得太高了。一談起GDP、外匯儲備就聲音響亮，如果真正以人為本的話，中國的人均收入僅二千多美元，美國則超過三萬美元，相差太遠了。今天的外國人則缺乏同情的理解，經常挑剔各種毛病，彷彿中國一無是處。」劉香成認為，這些偏差都是由於對貧窮這一大背景缺乏瞭解。

「溫飽問題，對於生活在富裕社會的西方人來說是很抽象的，他們很奇怪中國都這麼富裕了，為何還經常將這個老問題掛在嘴邊。可是你只要到偏遠的鄉村親身瞭解一下，就會體會觸目驚心的貧窮。」一九五九開始的三年大饑荒，八歲的劉香成經歷過排隊幾小時領取二兩豬肉的苦況，明白到玩伴的手腳出現水腫是由於缺乏營養。一九七八年，劉香成目睹的是北京居民在陽台、樓梯曬大白菜的壯舉，瞭解到這是整個冬天唯一的蔬菜，要品嚐

蕃茄、黃瓜這些只能在高幹供應店內找到的食品。有一次劉香成到雲南的西雙版納採訪，當地人還稱首次見到的汽車為公雞。

「我曾經與《時代周刊》的同事，從上海乘火車至烏魯木齊，進入西部後，滿目都是草木難以生長的不毛之地，我白到中國的貧窮，明白到中國的壓力。每到世界一個新的角落，都幫我更好地瞭解中國，也不禁嗔怪上天為何這般不公平，給予中國人這麼差的一片土地。」

「許多人都認為印度貧窮落後，其實印度大部分都是平原，物質很豐盛。前蘇聯疆土遼闊，從歐洲一直到遠東，土質都是類似黑江龍省的肥沃黑土，礦物等天然資源應有盡有。」劉香成深有感觸地指出。

在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經濟最困難的時刻，他正在當地採訪，驚訝地發現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居然有近千個由中國人耕種的農場，當地人只是給予土地和工具，勤勞的中國農民就能種植出茁壯的農作物。